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

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牵滞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于篤自知極于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

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于棄天下以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後有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 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官每以天下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

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而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毁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

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

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辯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辯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

下之欺乎是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于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蠹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訣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窘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

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于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于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峰胡氏曰人皆生于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臣反是者有國危國有

天下危天下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

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粹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

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人君晝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于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于窮理莫要于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

之德性息其争奪遂其生養者也　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禄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禄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我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禄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

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于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于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嫩諂之

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

不幸而至于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

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

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

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

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

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于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誠服倘于其

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于義理而甚則至于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則不可勝言者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于上妾承接于下而

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釆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内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于酒色溺于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宫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閫内　一念

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

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諍諫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

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于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感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巳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

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宫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徳後宫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

尹侍陪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資益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

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當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寔也偏聽左右輕信人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寔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寔未明愈久而愈暗

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逺者

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于前定計所以養氣而沓之

于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

乎此者矣　問聖人與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

地中間是人塞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来

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

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師只是為此道

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

彛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　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是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

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

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葢父母之于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于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于子君之于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

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痌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雝氏在甸夷隷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日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

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而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于是宦官外戚女寵

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虗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敢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于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盖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

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

而自梟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酧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危者可否異同紛更

發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汩沒于瑣碎之中卒于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于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茍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虛心端意孰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

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感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于天下之人也

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

惟無喜怒也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

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于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為人君止于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

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德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内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于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

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于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于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于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于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于仁宣帝過于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

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于近利而昧于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

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名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啟廸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啟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葢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　先聖賛易于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于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昔凡過于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于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　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寔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宴奢而文之以儉宴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于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于深宮燕閒之地矯柔于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于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惕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

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宫聲聞于外言其寔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

而行之無難也　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盛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必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令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諂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令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

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鄭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于前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凡動作言語必使講勸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于此矣人君居

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為首云　歴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于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茍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何故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

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于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葢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文制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業也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葢戡定禍亂雖急于戎務必本于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于是朝

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隠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箴有蔵圖有規藝有諫夫以以寅恭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

洲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可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悪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身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于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

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求以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髙割裂装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

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于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于此道則又不免蔽于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寔理之

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
幾是以日用之間内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于
政事葢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于是不復講矣
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
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
放著自有無窮之味于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
則學之根本于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
說貴于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

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于人主能之則又適其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

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此謂也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周武王之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于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

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于人類之中又獨得其
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
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
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
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
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
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
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

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葢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甞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于日用之間語默動静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于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羣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歴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

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

身以敬則凛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人主之學其要在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琱鎪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于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峰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　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諭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

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于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于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于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于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盖其所以教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于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于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于

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于無為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

而不頗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

任臣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爲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

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曰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

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于利

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

天下唯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莊

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

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葉賀

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

人垂戒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于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　問忠只是寔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于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

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有不得已意思閒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于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

于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閒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是君臣閒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臣道

程子曰臣之于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

阿黨之計　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　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

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與　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賛助之而已　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為也其能久相有乎　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

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于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于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

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耳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盖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于曾子必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僅可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于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

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
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
喜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
使人主失人心也人主失人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
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問以匹夫一
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

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與遽與之辯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無不委曲也至于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

亂而不恤也　莫難强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鮮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强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鮮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

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
事功出于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
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于偽乎蓋道固
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
無成有終謂有功德則隱晦夫美而歸之于君不敢
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
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
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于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

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畧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于氣盈貪戀生于氣慊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勲勞于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賞必見于詩

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冡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冡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于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忠賢之于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峰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君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于人者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

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甞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

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
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臣予無愛身
自佚之理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
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
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夫宰相
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
貴　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䘏于内

頗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恥民有不獲是為己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存伊尹之心方得　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

方說謙盖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其于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于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盖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

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閒哉

勉齋黄氏曰臣子于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𫋲于心者也食人之禄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竒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盖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

公又其本也　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强固則必不倦于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于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

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于是者由不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强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魯齋許氏曰君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也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

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于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于己使人知恩威出于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

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　治則有為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天地之生萬物

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

以敬遜則爭自止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舋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　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

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　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所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

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又嘗與客語為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獘故捄之以質質獘故捄之以文非道有獘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獘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

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髴於三代歟　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

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為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内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

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尚有愛民為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静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静則事變

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　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　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

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令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正心一事自

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寛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寛則得衆若使寛非常道聖人不只只如此說了令人只要事事如意

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恕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

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嗑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

天下者何獨不覩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

天下理矣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覩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蹄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

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　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脩而和氣應矣　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

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

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内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

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墐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揺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

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

論當世之務矣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濶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説著明於

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

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茍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

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熈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

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

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

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舟艧雖未覺其

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

有為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為非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瀚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産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古人為政一本於寛今

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寛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恵又反受其殃矣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歴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

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　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茍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　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

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寛則非也　或問程子云論治須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叚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

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

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

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絍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為阡陌

變封建為郡縣變肉刑為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

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

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

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

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

以為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寛以待良民而嚴以馭

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寛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寛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藴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寛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熈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凛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

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

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寛而寛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　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奠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豊以之治兵則兵可强其機易囬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

渙散天下之患方倀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晝日討月究何益哉　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

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

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具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

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

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日戛

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

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容有定則可以意會

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慾而强人以不

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寵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寵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

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

性情之正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數字之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徳也如顔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
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
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
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
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
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
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

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内也皆非也當合内外之道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

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

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校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户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

正己而物正也　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

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竆本知變樂之情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

頽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

理之自然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禮時為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

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别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寕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

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　嘗見劉胎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六經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

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乆之都換了他一副當

情性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人今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

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吕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自黃鍾至中吕皆下生自㽔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　就心

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内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别便如此　禮

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湏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之心皆縁是無箇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　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

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娱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

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　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　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　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為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為鐘鼓之

鏗鎗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

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顔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

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盖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于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

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陶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不以左右為尊卑也初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

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

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

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神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

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

亦然　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世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

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　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

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温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温公之法為定也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

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六